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一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再與范景仁書

荅明端太祝書

荅陳充祕校書

與夏秘丞倚字立書

別紙

與魏雲夫書

開

荅德順軍劉太博忱書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 龐丞相

荅劉蒙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執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光頓首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
曷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

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
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
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
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曷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
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不爲之感嘿
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已
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
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
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
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
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
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

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宜光再拜

再與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途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

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
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寔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
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議樂之是
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
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唯景仁恥之光
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污
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污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
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
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
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
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光再拜

荅明端太祝書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佗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爲名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嘆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況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

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拍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不宣光恐悚頓首

答陳充祕校書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某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

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楊王韓孫柳張
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楊以上不專爲文若語
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
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
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
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鉤探天地之道
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
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
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
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
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
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

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
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
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
去的愈速矣此某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
下試熟察而審處焉不宜光再拜

與夏祕丞

倚字書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途中領所賜書以道
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
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
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
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網中本非
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

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過以光區區譬如鷦鷯漸羽以
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
出口或嚙然陽應腹非皆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
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
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
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
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
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先已罷修此堡因
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
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
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
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

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
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
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它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
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
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豎使朝廷何以施行光
退復具奏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
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
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而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
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
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
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
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

不得列於人類其爲著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筋輟餐夜則擊席嘆吒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胃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慙忤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叅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槩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醜縷也

別紙

詔獄所堅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所本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

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

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

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

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

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識偷安者其次則力戰決以勝負其勇悍如不思者次則

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言皆如是也陳懷順次

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亡必來分

割光與龐公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

田亦足爲麟州耳日藩蔽光與武侯中立龐公幸用其

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於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

乃上計也嗟乎事難預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

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我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教孜孜爲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爲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某所慊慊者也以

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雲夫書

閑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親手筆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

不能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
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
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旅力益壯視聽
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
嘆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縈無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
於下坐儻有道之稊裨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
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它日得侍左右然後卒
業不勝幸甚不宣光再拜

荅德順軍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
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謂誦笑言
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

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惇惇
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
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
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
能孳孳不忘忠盡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
事有闕或不能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
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
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某又獲知於足下
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
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
家之忠臣光知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
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之士大夫